

傅查新昌 著

秦尼巴克

上海人民出版社
学林出版社

秦尼巴克

傅查新昌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学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尼巴克/傅查新昌著. —上海:学林出版社,2006.6

ISBN 7-80730-146-5

I. 秦... II. 傅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37126 号



秦尼巴克

作 者—— 傅查新昌

出 品 人—— 曹维劲

策 划 人—— 褚大为 王后法 黄向辉

责任编辑—— 王后法 周清霖

封面设计—— 周剑峰

责任监制—— 田振军

出 版——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人民出版

学林出版社(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)

电话: 64515005 传真: 64515005

发 行——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(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)

电话: 64515012 传真: 64844088

照 排——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——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—— 890 × 1240 1/32

印 张—— 17.25

字 数—— 41 万

版 次——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—— ISBN 7-80730-146-5/I · 32

定 价—— 30.00 元;

(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)

前言

那年春节过后，父亲从乌鲁木齐返回我们的秦尼巴克镇时，在开往机场的出租车里，把线装手抄本《秦尼巴克》给了我。父亲对我说：“你直接用汉文写的那些小说，实在没有人看，惟有这本用锡伯文写的小说，是一部锡伯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。”父亲希望我把这本书尽快译成汉文，以飨更多的读者。

我出生在秦尼巴克镇，后携全家移居乌鲁木齐，得以遍游新疆各地，拓展视野，才知喀什还有一个秦尼巴克，是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简称。秦尼巴克，是一个混血的词，“秦尼”一词是英语“China”的半吊子译音，而“巴克(Bak)”一词，是地道的维吾尔语，译为汉语是“花园”的意思。这样一种恶魔般的语言杂交，构成了具有人文意义的“秦尼巴克”，把这个拗口的杂烩词语，译成柔美动听的汉语，就是极其迷人的“中国花园”了。

父亲走后，我开始集中精力阅读《秦尼巴克》。这是我二十三岁那年写的小说，经过父辈们二十多年的反复誊抄、传阅、修改、删节、填补，把它改成了民间的“名著”——几代边疆移民的血泪史、一本寂寞的《圣经》，其中人与兽、爱与恨、生与死、战争、灾难、咒语，以及纠缠不清的家族复仇，像带着疾病、沮丧、挣扎和绝望，出乎意料地闯入了我夏季潦草的内心。

因为书中有大量的引语和典故，还有多种语言插入：维吾尔语、哈萨克语、满语、俄语、英语和锡伯语，还援引了《圣经·新约·四福音书》里的上帝话语，所以，我怕翻译不好这本书。

你现在看到的汉文版《秦尼巴克》，是一部与我无关的家族野

史,但它绝对是边疆移民的秘史。从这部小说的表面上来讲,没有什么可读性;只有高度统一在人性意义上,才能得到公正的阐释,因此,我翻译得很耐心,也很客观。

当我潜心于父辈们那无所依凭的复杂关系的反思时,眼前现实人事中的其他因素,自然隐退到幕后,这却给了我审视新疆历史、文化、民族、宗教、战争的参照物和切入点。开始翻译时,我觉得这部书的结构过于庞大,所以我很难选择最佳的翻译形式。

在翻译过程中,为了便于排版,我花了很大的精力,把那些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,一律译成了汉语,也不注明原文为何种语言。此外,我还和我妻子查阅了《圣经》和张保罗的《圣光日引》,并把互不相干的“立体派绘画式”的叙述跳跃、任意中断、自由穿插的故事情节,改成了线性叙述形式(删掉了大量的引语和典故以及文本中的幽默和玄机)。与此同时,我还援引了基本的新疆历史资料,对原作作了暗恋式的最后修正。

有那么一天,你会变成一个丧失狂热之爱的老人,当你怀着一种复杂的个人情感,张着干瘪的老嘴巴,老眼昏花地回首往事时,《秦尼巴克(中国花园)》究竟给你怎样的生命魅力?这生命魅力究竟有怎样的限度?

傅查新昌

目 录

前言	1
第一章	1
第二章	63
第三章	140
第四章	206
第五章	291
第六章	353
第七章	415
第八章	481
人物世系表	543

第一章

1

一个遥远的早晨，锡伯营的寡妇们怀抱刚刚烙熟的锅盔，纷纷涌向城门外的烽火台。她们不失女人的阴柔之美，一个个像璀璨迷人的星星，蝴蝶般轻盈地心甘情愿地跑到又一支剿匪队伍前，把热气腾腾的锅盔递给士兵们。

士兵们跨上战马的时候，心里被一种柔软而湿润的情感填满了，这种情感在他们的胸腔里胀鼓鼓的，像奔腾不息的伊犁河一样律动着。从善良美丽又温暖的妻子的怀抱开始，到老母亲佝偻着饱经风霜的身子，一次次威严温柔的抚摸，还有寡妇们忧郁的眼神，带着家园的全景和梦魇般的生命之光，意味深长地依附在每一个年轻士兵的身躯上，迫使他们把保家卫国视为一种引以为荣的事情。

父亲们，特别是锡伯营总管安班，在数以百计的战争中最明白的是怎样活着回来。安班慢慢走下烽火台，向他的最后一个儿子图克善疾步走去。他气宇轩昂，结实得像生铁铸成的一般，宽大的肩膀，身穿一件带补丁的破蓝布三品官袍，有一个微微鼓起的官老爷肚子。他已变得日趋沉默，四个儿子的亡灵笼罩着他的国字脸，一股说不出的况味情愫一直缠磨着他，像刚才那群在空中盘旋的黑乌鸦。他竭力想忘记四个儿子英俊而哀怨的眼神，想清理把图克善送上剿匪前线时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心理。他紧紧抱着图克善，眼前不断闪回着悲怆的画面：

沙俄侵略者的淫威揭开了酸馊霉臭的战争故事的第一幕。

大年三十那天，二十五岁的安班正在和母亲包饺子，想把快乐推向幸福的高度时，意外地接到了伊犁将军的紧急命令。他带着千名轻骑兵，直奔沙俄侵略军的宿营地，凝视着敌军强大的步兵阵容，手里高擎着马刀，高喊一声：“还我祖宗山河！”就率兵向前猛冲。士兵们的喊杀声里透着股难以捉摸的愤怒，甚至还带着一丝夸张的哭腔。他劈倒左右袭击的敌军士兵，杀出一条血路，一刀剖开敌军中尉约诺斯基的马腹。那匹战马拖着流淌一地的内脏，没有跑多远就倒下去了。约诺斯基惊惶失措地爬了起来，匆忙掏出五枚金币，刚要说点什么，就被安班活捉了。后来，在敲锣打鼓声中，安班当上了锡伯营总管。

新疆境内兵灾匪祸不断。

战争还没有结束，金戈铁马的厮杀，一股血腥味从战场弥漫开来，好男儿死了一个又一个，锡伯营成了寡妇营。安班望着万般无奈的长子，回味着过往的边地战事，问大儿媳妇梅芳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。长子图其顺是个豁达有灵性的英俊小伙，他直截了当地对父亲说：“阿爸，恕孩儿直言，梅芳是盐碱地，咋耕咋种也弄不出啥。”安班对长子说：“你可以忽略死亡，但你不可以对女人一年一度的期待掉以轻心。”安班在等待，很有耐心，因为次子图门保聪明精干，对妻子芙蓉百般宠爱，婚后不到五个月就把芙蓉变成了自豪的大肚子女人。可芙蓉很不争面子，晚上做噩梦时从床上滚下来流产了。以后的日子，安班便丧失了等待的意义，让梅芳生个男孩的愿望在烟消云散。

锡伯营丧失了两个英雄，又多了两个寡妇。

那年夏天，浩罕国大土匪张格尔在南疆挑起了叛乱的黑旗。安班的视线开始模糊。一瞬间，寡妇们像中国彩旗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烽火台。剿匪士兵们急促地组合排队，刹那间发出的出发令和哭泣声，来不及跟亲人说些什么，只有一阵刺人眼目的晕眩。

安班希望两个儿子从战场上凯旋归来,那不是父亲的自私,而是一种更大更强烈的仇恨和勇气。大约过了半年光景,一个衣衫褴褛的瘸腿败兵,狼狈地回到锡伯营。他一见安班就跪下来,撕心裂肺地号哭着把图其顺的头发和图门保的一只鞋子递给安班。面对血迹斑斑的头发和鞋子,安班泪如泉涌,当天就给阵亡者举行了盛大的葬礼,他当众只说了一句话:“他们死得值!”

活捉张格尔是国家荣誉。

在短暂的冷战期间,安班想着一串串牵肠挂肚的家事:女孩们鲜嫩的身躯和灿烂的微笑驻足你心间,侵略者闯入你的家园,馈赠你什么样的礼物。他不想把命运结束在昨天的呜咽中,赶紧张罗起三儿子法福尔的终身大事。他不会觉得奇怪,刚给三儿订完婚,张格尔在南疆东山再起,战火很快弥漫辽阔的新疆大地。安班本想只让三儿上前线,没有想到四儿子英登额自告奋勇地报了名,还拍着结实的胸脯说:“阿爸,我和三阿哥一起去活捉张格尔!”安班没有把英登额的话当一回事,只觉得英登额口出狂言,不知天高地厚;但他后来引以为自豪的是,两个儿子都活着回来了,还活捉了万众仇视的张格尔。这消息使皇帝大为惊喜,慷慨地亲笔写下“英雄家族”四个字,立刻让太监总管急拟圣旨。伊犁将军带着他的旧满营警卫队,敲锣打鼓地亲自来安班家。

沙俄军队再次入侵中国领土,他们是灾难的使者。

在和平而吉祥的日子里,安班换了另一种心态,沉浸在一种列祖列宗也没有享受过的极大的荣耀中,并很豪壮地同时给两个儿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,把菊兰和莲荣娶进这个名满天下的英雄家庭。法福尔和英登额在各自的洞房里,刚刚把手放在妻子的乳房上,就听见父亲大吼一声:“法福尔,英登额,你们快起床!”他们吓得在各自的床上一滚,激灵而坐,问父亲发生了什么事。安班大声说,他刚接到了伊犁将军的战地快书:沙俄军队占领了霍尔果斯卡伦,速带锡伯兵增援。法福尔和英登额跟父亲一起参加了

那场战争。整个后晌，安班奋不顾身，高举着马刀，指挥士兵冲锋陷阵。在敌军猛烈的炮击中，他的双眼忽地一闪，沉重地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等他醒来时，发觉躺在自家温暖的火炕上，他望着一大群嘤嘤啜泣的女人，立刻狂呼乱喊起来：“儿子，我的两个儿子呢？……”

“阿爸，为什么哭啊？”图克善带着哭腔大声问。

安班深沉地叹了口气，伸手拍了拍图克善的肩膀，说：“队伍就要出发了，快去跟母亲说几句话。”一边匆匆转过身子，偷偷擦眼泪。他用巨大的耐心摇摇头，克制着不说话。图克善很悲伤地眨了眨眼，转身朝母亲疾步走去。

总管太太灵格尔身穿暗红色缎子旗袍，风韵犹存，她站在人群最前面，一手紧紧抓着图克善的手，一手不时地抚摸着他的脸。她身后站着她的五个儿媳妇，她们一律八旗女子的古装扮相，看上去一个个艳丽迷人，俊目流盼。站在最前面的是图克善的妻子桂香。

桂香怀孕八个月了，她是那样娉婷，那样耀眼，别有一番风韵。她抬头看了看天空，一群黑乌鸦正在锡伯营上空轻盈盘旋。她立刻面露妩媚而惴惴不安的神情，揭去头上的红方巾，直愣愣地望着图克善。图克善轻轻推开母亲，快步走到桂香面前，单腿一跪，紧紧抱住她的双腿，恳求她一定要生个男孩。她撇着嘴没吭声，慢慢拿出一把亮闪闪的剪刀，剪下一大绺乌黑的秀发，浑身颤抖着递给图克善。

送走剿匪队伍后的晚上，安班躺在炕上，听着从厢房里传来的深情款款的情歌，这是梅芳随口哼出来的。他听得心烦意乱，估摸战争的威胁一时不能尽数解除，就跟灵格尔认真地谈了一次，把家里的事作了规划。灵格尔沉吟了一下，问他如果桂香生个爱哭鼻子的丫头片子怎么办。

“图克善会疯的。”他轻轻地说。

“他能活着回来？”她睁大眼睛望着他，语调生硬地问。

安班没有说话，闭上眼睛摆弄着自己的长辫子。灵格尔摇摇头，突然有种想哭的念头。每当想起已故的四个儿子，她总是情不自禁地流眼泪。她盯住屋顶，在一种无法企及的渴望中昏昏欲睡。安班仍然摆弄着长辫子，暗暗想着只有打仗的时候才能感知生命的可贵，就像受伤时感知疼痛，结婚时感知幸福，在搏斗中想到战胜和死亡。

“早点睡吧，”她温柔地说，眼睛并不看他，“你明天还要赶路呢。”

“你先睡吧。”

临睡前，他虽然表面上镇静自若，内心里却乱成一锅粥。他的脑子里总是闪回父亲的眼神，那种眼神让他焦灼和烦恼，仿佛独自躺在无垠的戈壁滩上，感觉不到身边妻子的存在，就像在自身幽闭的梦境里。

安班七岁那年的春天，跟着父亲从遥远的沈阳来到新疆。

一天早晨，西迁队伍走出障武台边门，沿着干裂的克鲁伦路，朝乌里雅苏台缓缓走去。安班躺在颠簸的两轮牛车上，恍恍惚惚地看见一群黑乌鸦在他们头顶上低低地轻盈盘旋着，发出刺耳揪心的嘎嘎声。这群会飞的食客尾随了他们几十天。安班问父亲：“阿爸，乌鸦为啥老是跟着我们？”父亲说：“乌鸦想跟着我们去战场。”安班又问：“阿爸，乌鸦为啥去战场？”父亲说：“去吃人肉。”父亲在队伍的最前列，他们在百里路之外挖井，可他们一连挖了好几口井也没能挖出一滴水。等西迁队伍赶到井边时，所有的人都连滚带爬地涌向井边，张开干瘪滴血的嘴不停地喊出：“老祖宗啊，给我喝一点水吧！”男人们不得不又打马前行，在几百里的前方继续挖井。后来，安班已无力睁开眼睛，在昏迷中隐约听见人们在嘀嘀咕咕，再后来他听到有人在吵架。他父亲说：“先给安班喝，他五天没喝一滴水了！”萨木布说：“给他喝？你没看见他已经

死了吗？”他父亲说：“你算啥东西！把葫芦给我！”安班昏过去了，等他醒过来时，他母亲泪流满面，愤愤然把一桶桶水往他的小脸上洒，溅起一朵朵耀人眼目的水花。后来，母亲告诉安班，家奴萨木布一刀捅死了他父亲，喝掉水便逃回老家了。一个月后，队伍终于开进乌里雅苏台城。乌里雅苏台将军骑着黑骏马来到宿营地，所有的兵丁及家属都面朝沙地跪下来。安班抬头朝将军望去，意外地瞧见两个士兵把萨木布押到众人面前，朝他的腿肚子一踹，他便跪在沙地上。一个蒙古士兵高高举起亮闪闪的马刀，一刀砍掉了萨木布的脑袋，一股血从砍断的脖子里喷了出来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安班总管在一群娃娃兵簇拥之下，向城门迈步而去。在他的身前身后，密簇簇的尽是下跪磕头求老祖宗保佑他平安回来的寡妇。灵格尔显出着急的神情，她急忙扶起一个又一个寡妇，脸上带着微笑，劝她们不要再哭泣。安班看着这些活守寡的女人们，感觉到一种致命的愧疚感油然而生，威胁着他为她们做点什么，但他也无可奈何，只好吩咐卫兵赶紧牵来坐骑。

临行前，安班朝桂香的大肚子膘了一眼，这一眼使桂香浑身发颤。对安班来说，桂香的身子越发显得娇贵，想让她生个孙子的心情更加急迫。他望着梅芳、芙蓉、菊兰和莲荣四个儿媳妇，身不由己地挪近一步，急切地说：“阿爸出门远行，还望你们多操心。”

“请教阿爸，有何吩咐？”四个儿媳妇慌忙施了一礼。

“桂香的身子日渐沉重，望你们服侍好她。”

“请阿爸放心。”四个儿媳妇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孩子他爹，你放心去吧。”灵格尔说得斩钉截铁。

安班骑上高大的黑骏马，带着三个娃娃兵，直奔布哈大渠的龙口。娃娃兵们挥舞着马鞭，精神抖擞地跟在他的后头。他打马前行的时候，不由得回头瞧瞧锡伯营，五颜六色的外八旗兵战旗仍然在城墙上空迎风飘扬，给人一种隔岸眺望花园的感觉。他心

里很难过，恨不得自己替小儿子上前线，如果图克善战死疆场，桂香生个蹲着撒尿的丫头片子，那他就真的要断子绝孙了。

“总管大人，小的不明白，”一个小跟丁在马背上转过身来说，“每年这个时候，您为什么总是亲自去龙口开闸放水呢？”

“你们不懂水。”安班说。

“什么？”另一个跟丁问。

“水让我们在这里生根了。”

“我们应该返回东北老家。”

“这事，本官说了不算。”

“啊？您说话都不算，那谁说了算？”

“皇帝。”

“您见过皇帝，皇帝长得像啥模样？”

“像僵尸。”安班说。

话音未落，三个小跟丁异口同声地哭泣了起来，他们以为皇帝早就死了。走到阿帕尔芨芨草滩的时候，三个小跟丁又问过一次，想知道他们一直视为神的那个皇帝是否已经死亡。他们悲哀地说，如果皇帝真的死了，是一次全国性的大灾难。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，沙俄乘清政府无暇西顾，一面加强帕米尔堡垒的防卫和进攻能力，充实粮食储备，强化侵略力量，一面开始越过伊犁河，侵入伊犁地区。

安班一声不吭，甚至当他带着他们在一眼小泉边盘起腿吃午餐的时候也没说。他没法讲清楚这些事情。尽管他是锡伯营总管，有些事情他是没法说清楚的。啃着干燥的锅盔，他走到泉边的一棵榆树下，想躺在软酥酥的绿草地上，心安理得地睡一会儿。

每年开春后，安班亲自去龙口开闸放水。他先叩拜历代祖宗，举行这种神秘的叩拜仪式之后，他才怀着复杂的心情开闸放水。当上锡伯营总管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他宰羊设宴，盛邀八个牛录的牛录长和老人们，向他们阐述了自己开挖布哈大渠的独

到见解。所有的人拍手叫好，钦佩他的高瞻远瞩，兴致极高。只有皮尔扎克副总管否定此举，他轻蔑地说：“总管大人，你自幼孤守寡母，并无博学见识，此举真可谓异想天开呀！若你真能把伊犁河水引到我家门前，我笑死给你看！”安班说：“如果失败，我拿整个家族担保，我死不瞑目。”从那以后，安班没日没夜为布哈大渠操心琢磨，尽管他缺乏水利方面的知识，也没有念几年学。他带上指南针、时辰计和望远镜，和一群得力助手去考察地形，测量土地。回到锡伯营，他整天坐在八仙桌前，焦头烂额地计算测量过的数据。布哈大渠是在皮尔扎克的咒骂和诽谤中动工的。他一面拉帮结伙，暗中反对安班，一面带着金银财宝到将军府起诉安班，说安班天生鼠目寸光，越来越变得迷信了。皮尔扎克一年四季竭力奔走于告状之路，既不修福积德，也不改恶从善，这可能是为了求得家中的安宁，也可能希望趁机平步青云地当锡伯营总管。一晃八年过去了，皮尔扎克仍然绞尽脑汁，日夜冥思苦索，明知每一次去拜见伊犁将军都要损失大量的银子，也不放弃升官发财的迷梦。有一次，新上任的伊犁将军问他：“你身为副总管，你说得出你们那儿的耕地面积有多少？”皮尔扎克心中无数，没法作出回答。将军说：“安班开荒面积越大，向国家缴纳的各种税款就越多。”这期间，安班已经完成了挖布哈大渠的壮举。听到这消息，早已被免职的皮尔扎克顿时陷入一种神经质的状态中，必须有人左右不离地扶持他才能勉强站立，否则随时都有昏倒的危险。一天傍晚，伊犁河水终于欢欢腾腾地流到城门前。皮尔扎克满脸皱纹，一身肥肉，皮肤粗糙得像树皮，他被儿子和儿媳妇搀着，佝偻着身子蹒跚地来到渠沟前，瞠目结舌地瞧见布哈大渠水时，马上断气似的静默了，同时露出一种萎靡不振的神色。突然，他疯狂地放声笑了起来，一直笑着回到家里。他笑了一整夜，笑到黎明时，他果真实现了一个可怜虫的诺言：笑死在炕头。

“听，”一个小跟丁说，他的身体朝布哈大渠倾斜着，好像发现

宝贝似的说，“您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总管大人。”

“喏，是鬼的声音吧。”安班回答道。

安班从草地上爬起来，笨拙地做体操一样活动着僵硬的四肢，想放松一下神经，清理一下头脑；但这一生经历的事情在他脑海里时隐时现，不断翻腾，使他激动得浑身发热。这时，三个小跟丁紧紧依偎在一起，侧耳倾听着什么。一只黑色的野兔慌忙从布哈大渠钻出来，跑到离他们不远的沙滩上，一个急转弯便驻足停下来，直立起整个身子，朝他们膘了一眼就掉头跑了。他们已经听到哗啦哗啦的流水声，那声音很急促，像从安班心里奔腾而过。他们急忙跑到渠沟边查看，渠水泛着微微波浪缓缓从他们眼前流过，水面上漂浮着密密麻麻的破柴干草。安班站在岸边，直愣愣地望着渠沟里的流水，从他嘴角边隐隐掠过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一个小跟丁挥舞着鞭子说：“哪个王八蛋开闸放了水？总管大人会打断他的腿的！烦死人了！”

“没错，”另一个小跟丁说，“那家伙肯定是吃屎长大的！”

他们很快骑上马，保持着各自的疑惑和重重猜测，快马加鞭地朝龙口狂奔而去。安班骑在颠簸的马背上，惊愕地看着前方。伊福那小子怎么会这么愚蠢，斗胆私自放水呢？他是不是与魔鬼相遇，神经完全乱套了？就因为伊福憨厚精明，练兵练出一身臭汗也不叫苦喊累，做什么事都小心谨慎，才深受安班的器重，派他当上了人人都羡慕的第二代龙口守望者。送伊福夫妻二人出城的时候，安班拍着他的肩膀郑重地说：“人生在世，有着受不尽的苦难，要得到最后的幸福，需要经受许多次煎熬。布哈大渠水，是养育我们的母亲之乳汁，你要守好闸门啊！”伊福扑通一声跪下来：“谢大人施恩，奴才誓死看好闸门。”

安班和三个娃娃兵赶到龙口的时候，伊福正在挥拳打他老婆金芝，金芝恐惧地双手抱着头，朝着安班拼命逃奔，发出一声声下蛋母鸡般的尖叫。

“他疯了，已经疯了！”秀眉大眼的金芝喊道。

安班已经气得脸色发青，汗水如注，他一只手护着金芝，用另一只手迅速抓住了猛扑过来的伊福，突然又推开他，一拳把他打倒在地。这一拳打得伊福从做梦似的半疯状态中清醒过来，他像狗一样跪爬着瞅安班。

“是你放了水吗？”安班问。

“总管大人，”金芝跪下来说，“他疯了，他真的疯了！”

“抽他一百鞭！”安班命令娃娃兵。

“总管大人，求求您别打他！”金芝紧紧抱着安班的双腿，啜泣着说，“他疯了！那些狐狸，简直把我们折腾够了。它们天天晚上爬到房顶，从天窗往屋里撒尿。我很害怕，伊福就打死了一只狐狸。他只打死了一只，就来了那么多狐狸报复我们。总管大人，您来得正好。他一发病就想开龙口闸门，疯疯癫癫的，满嘴吐着白沫，那样子真吓人。我不让他开闸门，他就动手打我。总管大人您看，他把我的鼻子都打歪了。他现在已经好了。喂！——”她朝伊福喊道，“你自个儿给总管大人解释吧。”

“请总管大人治罪！”面色苍白的伊福感到一阵尴尬和窘迫，这副羞愧畏怯的样子与刚才动手打妻子时判若两人，他急忙叩了一个响头，“狐狸太多了，天天晚上来闹。奴才害怕，每晚朝天窗开一枪，子弹都打光了！”

“噢，哪来的狐狸？”安班问。

“不远，就在鸽子沟。”伊福说。

“走，你带我去看看。”

安班率兵跟着伊福来到杂草丛生的鸽子沟时，发现遍地都是胡乱调情的黑狐狸，有的低声求欢，兴奋鸣叫；有的肆意纵情，旁若无人。安班斜骑在马背上，不无惊讶地看着狐狸们寻欢作乐的动人场面，一股闻所未闻的野兽的腥味，一阵阵泛上来，直扑人心。看着这些在人类眼皮底下疯狂做爱的狐狸们，他心急如焚地

想到,如果狐狸们这样繁殖下去,人类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

他命令三个娃娃兵朝狐狸射箭,没想到成群结队的狐狸蜂拥般围过来,把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。娃娃兵们吓得不知所措,慌忙勒转马头,躲到安班身后去了。安班稳如泰山,不慌不忙地把双筒猎枪对准狐狸最密集的地方,一连放了两枪,吓得狐狸们调头就奔逃,扬起一阵白茫茫的尘土。安班很豪壮地下了一道命令:“快给我追!”

娃娃兵们的杀声震天,一边猛追一边射击。安班知道,狡猾的狐狸肯定要报复他们,就跟你惹怒了狗,狗会反咬你一口没有两样。在鸽子沟的深处,他们发现了一座凝固火焰色的秃山。从远处看,就像一座古老而神秘的城堡,到处都是被风暴吹打过的小洞,令人恐怖。安班带着娃娃兵们仔细认真地寻找狐狸洞。他们找到了五个大狐狸洞,一只黑色的老狐狸蹲在其中的一个洞口前,像波斯老人一样直挺着脖子,眼珠子生涩呆板。安班想都没想就朝它放了一枪,可他没打中狐狸,公狐狸带着母狐狸逃跑了。娃娃兵们精神一振,纷纷从马背上跳下来,捡来干树枝和野草,拼命往狐狸洞里塞,然后放火把洞里的狐狸崽子们全都活活烧死了。

伊福说:“总管大人,恕奴才多嘴……狐狸……惹不得呀……”

2

桂香坐在暖烘烘的火炕上,背靠花花绿绿的几层被褥,正在飞针走线纳鞋底。她嫁给图克善之前,锡伯营里险象密布,谁也解不开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之谜。终日樱唇含笑的笑容丰乳肥臀,天生丽质迷人心魂,也没能生出一个安然无恙的孩子。

老人们说,这不怪女人,要怪就怪屡次爆发的战争,是战争给